

新年来了,动一动吧

李慧慧

对于中国人而言,春节是一年中最有欢聚气氛的节日之一,团聚的日子里,美食往往是重头戏,稍微有点名气的饭店早就预约满了。“每逢春节胖三斤”真的不是说说而已。

我自幼对美食毫无抵抗力。小时候,春节临近,家里的灶台上,总是热气腾腾。每当锅盖掀开的瞬间,热气裹挟着各种香味四溢飘散,那香味儿直钻鼻腔,勾得人肚子里的馋虫咕咕直叫。有时候,是肥美的虾蟹,在锅里被烹煮得红透,蟹肉饱满,虾肉鲜嫩,只需蘸上一点姜醋汁,放入口中,鲜美的滋味瞬间在味蕾上绽放,恰似一场舌尖上的狂欢。有时候,是母亲自己做的点心,精致的团子,带着糯米的香味,母亲拿着印轻轻地盖上,新年的氛围感迎面而来。

然而,于我而言,这春节的美食盛宴却是甜蜜的负担。小时候,不懂得什么节制,眼睛里只看得见满桌佳肴,尤其是母亲亲手做的一道道美食,甜的酸的咸的,一口下去,幸福满满,每一口都似是把幸福吞进肚里。我总是吃得肚皮滚圆,瘫在椅子上不愿动弹,至于运动,那是被抛到九霄云外的事儿。于是乎,每一个春节过后,我都眼见着自己愈发圆润起来,从一个小胖墩变成了圆滚滚的“小肉球”,那些漂亮的衣服穿在身上显得局促不堪,站在镜子前,看着自己的模样,心里头满是懊恼,可美食当前,却又管不住嘴。

寒假结束回到学校,看着同学们身姿轻盈、容光焕发,自己却带着一身赘肉,自卑的情绪便悄然滋生。于是,趁室友们还在睡觉,自己一个人悄悄起床,绕着操场一圈又一圈地跑,汗水湿透衣衫,呼吸急促沉重,双腿似灌了铅般沉重,可心中那股想要摆脱肥胖的劲儿却从未消减。每当跑得累极

了,脚步慢下来,又会怪自己:怎么就没管住嘴呢?要不然也不用受这份罪呀。足足跑了一个学期,才把春节期间增的重量减下去。

后来,开始懂得控制饮食了。新年临近,家中依旧摆满了各种美食。母亲在厨房忙着清洗烹饪,一家人围坐,欢声笑语洒满屋子。但我面对满桌佳肴,只会选择性地吃一些,不再贪恋那一时的口腹之欲。再后来,家中亲戚聚餐时,我发现,不是我一个人吃得少了,好像每个人都吃得少了。上了年纪的亲戚,有些讲究了,这个不能吃了,那个咬不动了,同辈的我们,一个说“怕胖少吃点”,一个说“这几天吃怕了”,难怪那满桌的海鲜和肉没人动,倒是婆婆做的“海菜菇”大家抢着吃。我也渐渐理解了我家一位长辈,每到春节只想吃稀饭加豆腐乳的原因。

没有父母同行的岁月里,我们的年夜饭更简单了。简单地炒个蔬菜,配点婆婆那里拿来的肉。吃完饭以后,一家人去广场散会儿步,看看别人放烟花,然后回到家里自己放一串。最搞笑的一次,正月初二的早上,人家开始去超市买礼物,忙着走亲戚,我们全家跑到开放的运动场上慢悠悠地跑步,待运动结束,一家人才回家。后来,我喜欢上这样不用聚餐的春节,由内而外地感觉到轻松,当然,也没有在春节胖起来。

春节是团聚的日子,其实只要一家人在一起,做什么都是快乐的。当然,看望长辈还是需要的,偶尔也得吃一吃,不过吃完以后动一动,更让我在传统的热闹团圆中找到了难得的轻松和自在。

年复一年,新春的海风依旧,年味的馥郁依然,而我在这份轻松之间,领悟着生活的真味。

新年来了,吃完以后动一动吧。

过新年 买新衣

任佩飞

这年是一天天地近了,快过新年了,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是否还在买新衣服呀?

记得小时候,放寒假了,就盼着过年。妈妈忙着做熏鱼、买肉。看着煤球炉子天天热气腾腾的。然后就会记着妈妈哪天不在家的日子,跟小伙伴的妈妈一起去沈家门镇上买新衣服。通常妈妈会去一天,然后我们就远远地在家门口看着妈妈手上拎着的袋子走回来。我就知道,我新年的新衣服又有了。

家里再怎么拮据,妈妈都会在新年的时候给我们姐妹俩置办一套新衣服。是一套哦,由内而外,包括内衣、棉毛衫裤、新袜子,加外套、鞋子。腊月廿三吃祭灶果,姐妹俩抢着吃红果绿果,通常一包还不够吃,奶奶供好果也会给我们留一点。谢年谢好,也是满足我们好吃的时光,那些色子糕,就是人间美味,肉通常到过年才能吃得稍微过点瘾,小馋猫们就头抬抬等着妈妈说上一句:啫,小鬼拿去吃吧。

大年三十晚上,妈妈烧好热水,让我们洗过年澡,搓个大澡,有时候还可以跟同村的姑姑们去职工宿舍洗热水澡,那是最美好的恩赐了。在黑白电视机前看春晚,然后早早地睡觉,把所有的新衣服都叠好,放置在枕头边。正月初一,就是全新的一天啦。通常一大早就醒了,迫不及待地洋葱式穿衣服,小时候很多衣服都是红色的,大人们觉得喜庆,小孩子穿红色也觉得好看。会去放炮仗,小甩炮,“啪”的一声响,年味就来了。

渐渐地长大了,也会自己挑选衣服了,还是每年会去各个商场淘新衣服。现在变成成熟了,有了孩子后,会为孩子挑衣服了。女儿从小就有主见,喜欢自己选衣服,也不像我小时候,妈妈买什么,我就穿什么。还记得有一年,妈妈没买来我想要的衣服,我也没啥脾气,就听妈妈的。现在物质也丰富了,今年跟老公聊天说买新衣服,老公说我天天穿新衣服,爱买不买。我说你要买不?老公一年也没买啥新衣服,每年大年三十回家,一家三口就会匆匆地去商场给他买衣服,今年老公说到时候看看吧,想买就买呗。我说要买的,这可能是个念想,过年一定要整个新衣服穿穿,迎接崭新的一年。

女儿的新衣服很早就买来了,她忍不住早早穿过好几回了,所以我在想要不再给她买一套过年的新衣服。现在的小孩子衣服是做得漂亮,新中式的,造型别致,面料也舒服,保暖的同时又兼具美丽,小孩子穿得可爱又好看。

过新年,买新衣,可能很多人还有那份念想,也有很多人已经不在意了。但我觉得新年穿新衣,来年好运气,是我骨子里对年的一份执着与信仰。记忆中小时候的年到现在很多都变了,唯一坚持的就是给一家子买新年“战袍”,“衣”如既往,“衣衣”不舍。先敬罗衣后敬魂,穿新衣过新年,红红火火又一年。

记忆中的年味

一方晴空

点什锦菜或者榨菜(有时候还有雪花团裹豆酥糖),当“雪花团”的香气和芋艿羹的香气混合在一起,香气氤氲开来的时候,我们内心有着这人世间最纯真的幸福感,感觉“雪花团”真是人间美味呀!难怪现在有人说,小时候幸福很简单。

我们小孩子还吵着要大人们给我们用雪花团做元宝、小鸟等,这种活儿难度比做年糕大多了,做年糕是有模板的,小鸟之类的就全靠大人们的想象力和巧手了。大人们也不恼,因为他们喜欢看我们纯真的笑脸,听我们无邪的笑声,我想我们的笑声肯定会感染他们,让他们一年来的艰辛和疲惫在笑声中烟消云散。

爆米花同样难忘。那时物质相对匮乏,但快过年的时候,家家户户都会去爆米花,原材料有的是糯米(多数人家不舍得用),有的是年糕片,有的是玉米或者高粱等,柴火也得自家准备好,有的是柴片,有的是从山上捡来的松果。那时没有很多的零食,爆米花的生意可好了。记忆中要排好长时间的队,才能爆上,我们姐弟几个就“轮流值班”,耐心等待,随着米胖机的“砰砰”声不断响起,看着队伍在不断缩短,心里就会感觉离“幸福”越来越近了……

那时候,平时是很少有新衣服穿的,只有过年的时候。大多数人家会请当地的裁缝师傅来家里给全家人做新衣服,做的人家多,裁缝师傅少,师傅们可吃香了,想请他们来家里做衣服,老早就要开始预约了,不但要付工钱,还要好饭好菜招待,如果是男性师傅,还要烟酒伺候着。但好歹比买现成的衣服便宜不少,所以大家都乐意请师傅做。我家大多数是叫堂姐做的,她是村里有名气的裁缝,技术不错。我们有时候叫她“开个后门”,把我们做衣服的日子挪前几天,感觉占了大便宜,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呢,哈哈。

窗外有稀稀落落的爆竹声入耳,打断了我的思绪,我像许多人一样,心里偶尔会问一句:那曾经浓得化不开的年味,会不会随着物质的日益丰盈逐渐被稀释?但无论社会如何变迁,人们内心对美好生活与未来的期许是不会变的。



最近几天,随着鞭炮声的逐渐增多,我的思绪慢慢地被拉入了记忆中的年味……小时候,记忆最深的有几个点:做年糕、爆米花、穿新衣、拿压岁钱等。

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,记忆中的年糕味还在唇齿间留香。

那时候,一般在腊月二十左右,我们的“大家庭”就要开始做年糕了。

四五户人家组成“互助合作社”,青壮年男性负责蒸米粉、揉年糕(用的是石捣臼),青中年妇女负责烧菜,饭是未成型的“年糕”,我们叫它“雪花团”,比年糕更软糯,菜大多是萝卜丝芋艿羹,加一